

“去往西藏”系列

第一次与导航较劲

□洪美娟

那一丛韭菜

□王丰

韭菜是拿来当香头的,比如做苞芦菜棵、麦粉菜棵,又比如炒面、煮混沌,里边放点韭菜,那就会有很香的味道出来。

韭菜是起了个点睛的作用,给一种食物点了睛,这种食物就活了。梁代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壁上画了四条龙,不点眼睛,说点了就会飞走。听到的人不相信,偏叫他点上。刚点了两条,就雷电大发,震破墙壁,两条龙乘云上天。食物也一样,加工到关键时刻,添一点韭菜,使内容更加生动传神,使其成为一味美食。

院子里有一棵樱桃,樱桃树下不知什么时候长出来一丛韭菜,伴着樱桃的生长,水也充沛,肥也富足。可能是受了樱桃树的庇佑,韭菜长得茎粗叶宽,绿绿油油。

某日,某友拿来几个土鸡蛋,便挽友一起吃饭,炒点什么菜呢?一念即起——韭菜炒鸡蛋,即去樱桃树下,把那丛韭菜割了。韭菜炒鸡蛋,绿黄分明,色香味俱全。再来一瓶“汾酒”,和着那韭菜炒蛋,一杯一杯慢慢饮,有做了神仙的感觉。

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,冬天里冻着了,得了重感冒,祖母大人又是挑核桃肉,又是煎核桃壳,还给我盖上两条棉被发汗,这样一折腾,倒也体轻脑爽了。祖母大人问我:“想吃点啥?”我说:“鸡子炒韭菜。”祖母颤巍巍去菜园里割来韭菜,蒲包里掏出两个鸡蛋,炒了。那一顿饭,还犹在眼前。

祖母大人炒鸡子炒得好,似乎是得了古法的《齐民要术·炒鸡子法》:“打破,著铜铛(直口,三足,带柄)中,搅令黄白相杂;细掰葱白,下盐米(盐末)浑豉、麻油炒之,甚香美。”祖母把“葱白”换成了“韭菜”,把麻油改成了菜油,炒之更香美。

韭菜,古代“五菜”(葵、韭、薤、薤、葱)之一,老早就讨国人喜欢了,五代时期最有影响的书法家杨凝式,有一代表作《韭花贴》,仅六十三个字,记的就是韭菜:“昼寝乍兴,朝饥正甚,忽蒙简翰,猥赐盘飧。当一叶报秋之初,乃韭花逞味之始,助其肥疗,实谓珍肴,充腹之馀。铭肌载切,谨修状陈谢伏惟鉴察。谨状。七月十一日,状。”简单翻译一下:我大白天睡醒,正值饥肠辘辘之时,忽然接到你的书信,和你不以我鄙陋赐予的美味佳肴。在这一叶落知天下微凉的初秋,正是韭花味道初显之时,用它来佐味肥嫩的小羊,实在是美味啊!品尝之后,对你的好意我刻骨铭心。我写下这封短札谨表谢意云云。

午睡刚起,刚巧碰上友人馈赠韭菜花,很是可口,因此杨凝式写下此帖表示感谢,不想,这一写,写成了一幅名帖传承于后世了。

初秋到,院内樱桃树下那丛韭菜开起了花:一杆长茎五六寸高,顶端花朵三十几,围成半球状,每朵花瓣有五,色白,花蕊一点黄,有微小黑蚊耕耘其中。

心里寻思着,待韭花开得齐了,再割来炒一炒,炒什么好呢?还是炒土鸡蛋吧。韭菜花炒蛋,再喝点“汾酒”,是什么境界呀?还想写一副“韭菜花”的帖。

呵呵,真不知天高地厚!

从左贡出发,行驶在时而收窄时而开阔的玉曲河谷平坦的公路上,别提有多惬意。

路面是平整,又没有目空一切的牛羊,连坑洼都极少,这是几天来少有的路况。一直紧随公路的溪流,时松时紧,偶尔还有几个小小的绿洲,水流平缓温柔,与澜沧江水的暴烈,形成极鲜明的对比。再加上藏族建筑那特有的色彩组合和复杂漂亮的装饰,和缓起伏的山坡,还有一层薄薄的深浅不一的绿,互为衬托,几乎到了妙不可言的地步。虽然与理塘、巴塘满眼起伏的绿缎子上点缀的牛羊、藏式建筑没有可比性,但对刚经历海通沟和觉巴山的紧张、刺激,这景这物这路,简直就是柔情似水的姑娘,就差没有停车亲吻了。

不料,导航带着阴险的狡黠,跳出来捣乱:掉头,从318国道转317国道,走青藏线。大家心里一惊,我的妈呀,绕行一圈,要两千多公里。我们闻的是318国道,干嘛转道317?再说,我们期待的天路99道拐和怒江大峡谷,就在前方约一百多公里处。

等大家明白,所有的导航都是一个意思时,还是有些慌乱。在这个出门靠导航的时代,别说长途跋涉在异地他乡,就是在城里,导航也是最便捷的工具。

大家决定继续往前,说不定导航会改变主意,以前就曾多次发生过。然而,这次没有,我们一直走,它一直叫着转317,除此就没有改口的意思。叫转317之前,它不是一直指着这道吗?是它错了,还是它不守信,出尔反尔?我想,如果导航是一个人,或一条狗,此时准会被指责,或狠狠揍一顿解解气。

虽然仍往前行驶,但越走心里越没底。之前没在意的事,现在大家全想起来了,这一路似乎只有我们一个车队,没有一辆超车,也没有一辆会车,四周除了山和沉闷的溪流,只剩这条尽头不知在哪的道路。

有一阵子,谁都没有说话,只有轮胎碾压路面的沙沙声,显得空旷、冷清、萧索,像进入一条被人类遗忘的蛮荒之地……

就在这时,我们的小组长老何夫妇日夜兼程,紧追慢赶到了竹巴笼,可是,因为道路坍塌严重,已经封道。他俩就这样轻易被挡在进入西藏地界前的最后一百多公里处,一车的物资和长久的准备,就这样搁置了。按原计划,他俩是准备在拉萨与我们会合的。“太累了,不想绕道,在四川玩几天,就回家。”老何非常沮丧。大家很为他俩惋惜,如果早一天,他们就已经过了那段险境。大家断定,这条路上肯定发生大面积的塌方或泥石流,导航才让我们转道,就像老何夫妇一样。

这么长的时间,没有一辆会车或超车,有点不对头。鱼说。

是啊,进藏路上不可能这么安静。原野的语气也有些犹疑。一路上,原野的话不多,但他不是沉默寡言的那种,只是出于身份的敏感,有所保留而已。只有一次例外,那是稻城亚丁的五色海,环顾身边,只有他与老大两位大男人,其余五位女性,包括他的夫人在内,在那里叽叽喳喳像一群麻雀,他大为感慨:唉,二比五,男人太丢脸了。

我们是贵宾,为我们开设的专业车道,单等我们过了,其他车辆才能上路啊。老钱打着呵呵。

感觉又行驶了好几个小时,其

实,还不到三十分钟。大家再也无法忍受导航对神经无休止的折磨,便选一宽敞处,靠边停了下来。

老大、三哥和原野分头爬向高处,想看看路况。登高查看的结果,是没有结果。继续前行?还是听从导航的意愿?犹疑了半个多小时后,大家一致同意:不听导航的,只要不是断头路,肯定会通向一个什么地方,到时再借机行事。

不撞南墙不回头,撞了南墙也不回头。鱼笑着说。

就是,同导航赌一把,宁可在路上耽搁,也不转青藏线。几个人同时附和。

找不到酒店,大不了提前露宿呗,反正东西都备着。

万一路不通,不还得回头嘛?老大有些担心。

万一只要是塌方呢?三哥说。

怕什么,跟鱼撞南墙去。大伙都笑了。

虽说人多可以壮胆,但在西藏这块陌生的土地上,大家的心里还是没底。路是平的,起伏的坡度也不算大。可每个人的心里在翻江倒海,极不平静。每双眼睛都盯着前方,眼睛里只有路,仿佛除了弯弯曲曲的路,再无其他。

当我们拐过一个又一个的弯道,远远地,见对面矮树点缀草甸的山坡,被一长溜的车子,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……各色汽车从山弯处一直逶迤到山脚。见到壮观的汽车阵,我们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,仿佛那不是令人焦心的堵车,而是一场十分有趣的赌博,我们赢了。

原来还以为,只有我们孤军深入,没想到,还有更早的。原野如释重负。

你以为七点半出发算早了,为了朝圣,很多人半夜就上路了。鱼打趣道。

到车尾一打听,连最后面的车辆也足足堵了一小时了,难怪是没有超车的,至于什么时候能通车,只有最前面的知道,可谁也不愿意爬那么长的一条坡去探真相。

还好,我们只等了半个多小时,对面就过来了十辆车,这下大家就更放心了。于是,又替老何夫妇可惜,他们胆子如果大一点,直接进了竹巴笼,说不定也同我们一样,只是一场虚惊。可是,谁知道呢,海通沟处在三江并流以北、横断山区之中的特殊地理位置,只要连续强降雨,就会造成路基多处塌陷、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。2016年7月下旬,因洪水上涨、泥石流、塌方等道路中断长达16天;2017年就发生过多次道路中断,上百辆汽车和百姓被困;2018年7月也有过,只不过我们侥幸通过了,但也曾目睹了一次不幸事件……与此被困在险相环生的路段,倒不如在四川玩玩,更让人放心。

就这样过来十辆,又过去十辆,轮到我们通过塌方地段时,时间已过去二十多分钟。到塌方路段才知道,武警连夜赶到这里,挖出一条车道,才过了几辆车,新一轮的塌方又将之填平,所幸无人员伤亡,他们只得继续作战。

我们的车队缓缓通过一条细长的巷子似的车道时,发现路里是松软的山体,路外是泥石流的横断面,随便一点动静,“巷子”随时都会被填平。我们向路边正休息的已经十分疲劳的武警官兵,行注目礼。正是这群可爱可亲的人,一代代的守护,318国道才畅通无阻。



云霞似火

吴祥丰 摄

蒹葭飞扬

□方汇泽

蒹、葭。

居杭城,小区门口往右转,便可看见运河。运河森森,南北数千里。其中零星点缀、连绵不绝者,就是蒹葭。

芦花飞扬,苇秆摇曳,纷纷扬扬,白渚沙汀。蒹葭簇拥,水天一痕,白露未晞,残阳未雪。

蒹葭,即芦苇,水生植物。蒹指没长穗的荻,宋张孝祥有诗云“晓来江上荻花秋”。而葭就是芦苇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云:“初生为‘葭’,花前为‘芦’,花后为‘苇’”。因外形相似,我们常把蒹、葭看成是同一类东西。

蒹葭飞扬,芦花采采,好一派水乡景象!

在江南,蒹葭是常见的——纵

然《诗经》里记载的名篇出自《秦风》(为甘肃一带的民歌),但作为土生土长的江南人,看见水就想起蒹葭。

江南好,游人只合蒹葭老。春天,蒹葭初成,犹如刚探出脑袋的小孩,伸出嫩芽,苍翠碧绿、点缀其间。“萎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”,芦芽鲜嫩,合乎味蕾。大诗人苏轼为我们留下了蒹葭的美食记忆。

夏天,芦苇茂盛,越长越高。蒹葭成林,高过头顶,一片繁茂的蒹葭丛,长出细长锋锐的叶子,弓着身子,探向水面。芦叶碧绿,鱼儿隐乎其间。

秋天,芦花纷扬,犹若苍穹飘着鹅毛大雪,飘飘洒洒,一片苍茫景

象。岸边漫步,便有芦花飘荡,贴着如墨的发丝,压着你的肩膀,钻入心窝。

冬天,万物凋零,芦苇枯瘦。大把的芦花归去也,只剩下光秃的杆子,映照在水面。“江湖后摇落,亦恐岁蹉跎”,蒹葭单薄,孤舟笠翁,光秃的苇杆如自然在垂钓整个人间。

芦花好,芦花美,除却四季,杭城的蒹葭值得一咏再咏。小时候贪玩,七八岁时满山疯跑,蹲完灌木就蹿进芦苇荡里。虽是水乡,荡子不大,但也足以塞下一个小孩,让大人找不到。小时候犯了错误,或者是我和伙伴玩躲猫猫,要分出个胜负,赌一口气的,便在荡子里藏匿,任凭他人大喊了许久也不出来。直到天黑了,才悄悄从里面溜出,被守着的母

亲追着用鞋板子打。

蒹葭可做药用。小时候体弱多病,母亲常常不让我多玩,尤其是夏天的时候,有时要犯胃热。母亲就从梁上挑下一袋草药,打开黄色的纸包,取出芦苇根。一节一节的,极其干瘦,加进生姜、粳米等,用来止热。咕噜咕噜,药剂连下三日,病就好了。

蒹葭,也有用作牛草的。从溪边割一丛芦苇,取其嫩芽、绿叶,放在牛棚里,牛儿便大口地吞咽嚼之。作为养料,想来味道也甘甜可口。

芦苇也好,蒹葭也罢,它们都极柔软,极美。光影绰绰,蒹葭摇曳——站在运河上远望,星星点点——它们勾起了我的思绪……